

文艺批评忌极端

□李伟明

唐小林先生在今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双月刊发表的《王彬彬为何无缘“鲁奖”》一文,对文艺批评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无情的批评。然而,读后却又觉得,这篇文章本身,也存在不少偏激之处。作者在批评别人的同时,正不知何所陷入所批评的那个怪圈之中。

不可否认,王彬彬先生在文艺批评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他的观点是否一贯正确,或者说是否应当成为读者阅读作品的唯一标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王彬彬的很多论断,主观色彩太浓,甚至把话说得太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获得普遍认同。比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总体上来说,就是花拳绣腿,“我对中国当代作家写长篇小说的能力有深刻的怀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如此一棍子打倒一船人,理性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社会的进步是曲折的,文艺的发展亦然,其中不乏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不管什么时代的作品,难免良莠并存,不必厚此薄彼,更不必厚古薄今——单以小说而论,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长篇小说,未必难以逾越,换个角度看,其局限性也很明显;此后的长篇小说,虽然可能少有震撼性的大作,但也不见得一无是处,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其实,谁敢轻易断言哪一部作品就一定能流传千古?这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很漫长,几十年、上百年恐怕还远远不够。

又比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金庸、王朔、余秋雨》一书认为:金庸、王朔、余秋雨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功能。那么,问题就来了:娱乐功能不是文艺的功能之一吗?按这个标准,文学只剩下“严肃”一条路可走,读者只能从受教育的角度阅读作

品了?至于说到这三人的作品“麻痹”“消解”云云,我宁愿当作是其一己之言;而且,这三位作家走红,自有其道理,我不相信那么多读者(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弱智的,会不约而同选择“低劣”的作品。

王彬彬的批评文字并非句句在理,唐小林这篇文章在批评别人、为王彬彬叫好的同时,也难免出现一些个人喜好较明显的表述。比如,文中说到:“当金庸的武侠小说被严家炎等著名学者追捧,并热炒出‘金学’的时候,王彬彬就对此种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随着金庸先生的离世,‘金学热’也偃旗息鼓,成为当代学界的一场闹剧。这也证明王彬彬当年的批判是多么有力,多么及时,多么具有前瞻性。”“金学热”是当代学界的一场闹剧吗?我觉得,这个结论也许不能下那么早。至少,目前金庸的作品并未淡出读者视线,我相信它今后依然还会有不少读者。一些评论家认为研究金庸是闹剧,我倒觉得是他们自己太狭隘,习惯以个人口味代表大家。新华社一名年轻记者六神磊磊辞职专门读金庸,干得风生水起,其作品读者不知超过了多少作家。这当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金庸作品并非如王彬彬所言:“金庸小说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他们有时像神仙,有时像妖魔。他们是另一类动物,是金庸虚构出来的一群怪物。这样的动物从来不曾真正地存在过,也没有丝毫现实存在的可能性。”金庸作品的虚构,并未突破合理逻辑(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否定金庸,那么《西游记》《封神演义》之类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其作品蕴含的思想性尤其是反讽性,也不是那些从来没有认真阅读作品而又喜欢跟着感觉走的评论家所能看见的。至于说金庸作品“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真不知从何谈起。以我自己学生时代读金庸的经历来看,其中的侠义精神对一个少年人的性格养成,还是有相当直接的作用。此外,其隐匿在字里行间的批判性,更是与“麻痹”二字格格不入。

文艺批评当然不能一团和气,只见鲜花,只闻掌声,但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动辄全盘否定。如果是为批评而批评,为挑剔而挑剔,为抬杠而抬杠,那么,批评便失去了题中应有之义。“谁走红就批谁”与“谁出名就捧谁”都是不可取的。表扬不能说过头话,批评同样不能太绝对。文艺批评不能只有个人标准,还要考虑公众标准。实事求是,客观中肯,以理性的思维看待问题,既大大方方地肯定优点,也坦坦荡荡地指出不足,这样的批评才是健康有益的。如果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完全否定,这种批评本身便值得怀疑。

我甚至认为,相对于“文艺表扬”,全盘否定式的批评,破坏性可能还要更大些。如果都是否定,而无建设性的意见,对文艺创作不是什么好事。对读者来说,全盘否定令人无所适从,眼前只剩一片迷茫;对作者来说,全盘否定让人失去信心,今后再也不敢动笔。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面对这样的状况,都将精神消极,陷入虚无境地。所以,对一个作家的作品进行批评,固然要有勇于直言的精神,但更应持心平气和的态度,做到恰如其分评价。否则,一味逞口舌之能,快意恩仇之际,自己也可能一不小心成了被自己批、被自己笑的那个人。

《等一朵花开》是漫画家小林(林帝浣)的代表之作,这本书由漫画、摄影、文字组合而成。

全书分为九章,有小林特色的漫画风情,有人间烟火的摄影佳品,有风趣雅致的动人文字,有对各地美食的独特趣谈,还有对诗经唐诗宋词的个性妙解,可谓于平淡中满怀温暖气息,于简实处散发朴素情感,治愈生活的烦躁,关照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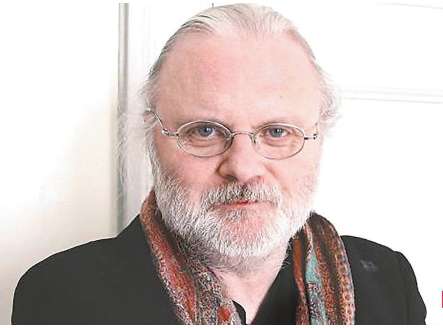
有人说小林的漫画“有着丰子恺的意蕴,黄永玉的随性,蔡志忠的幽默”,事实上这本《等一朵花开》中的漫画,的确兼具着这些大师们的神韵。那线条的柔和之处,配文的言简意赅,都体现着小林漫画的自我风范。每一幅漫画寥寥几笔,都在讲述着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或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往事,或是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场景,抑或是人生中的感叹。画面妙趣横生,简单易懂,令人于捧腹嬉笑中获得人生的真实感念。

尤其对美食的诱惑,作者向来不拒,他要做“漫画界文笔最好的美食家”,在讲述与饮食相关的人和事时,常常生发出对童年对故土的怀念,轻巧的文字里,集聚着对过往情感的珍视,字里行间散发着至真至情的人文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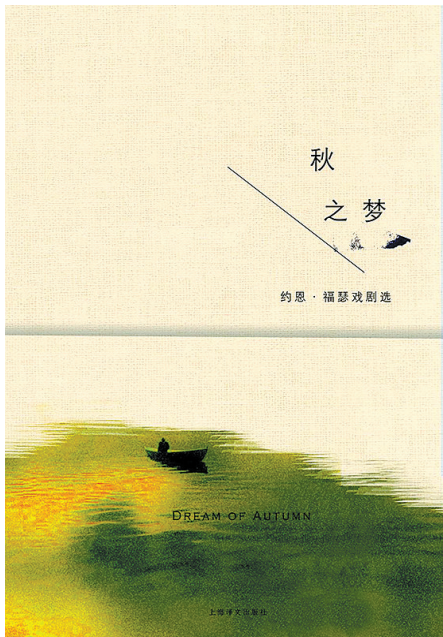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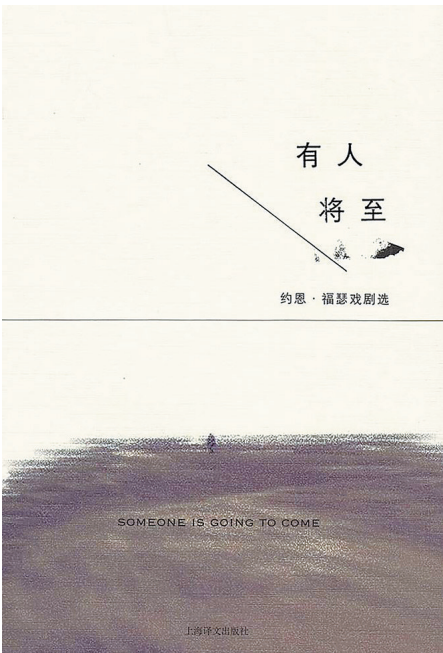
从这本《等一朵花开》的书里,不难看出,作者是一个满腹生活情怀的人,他对诸如《诗经》、唐诗宋词的解读以图画和摄影作品相配,呈现出唯美色彩。他热爱生活,观察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获得美景与人物、山水与花鸟、深山小镇与世界名城的真实观感,把简单的日子装帧成温暖的气息,用《等一朵花开》这本书感染着读者,浸润读者的心灵。

约恩·福瑟用心灵演绎『诗与远方』

□汪志



约恩·福瑟



《有人将至》和《秋之梦》是目前仅有的两部中文版约恩·福瑟作品选。

10月5日,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挪威作家约恩·福瑟摘得桂冠。瑞典文学院颁奖词称:“他用极具创新意识的戏剧和散文让无法言说之事物发声。”

约恩·福瑟1959年出生于挪威西海岸的小镇海于洛松,前面的峡湾,身后的山脉,渲染成了他生命中的最美底色,由这片景致所孕育的语言,存在其写作的字里行间。

约恩·福瑟是当代欧美剧坛最负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剧作家,有“新易卜生”的美誉。他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经创作了超过12部小说、55部剧作(包括翻译作品),以及相当数量的诗歌和散文。他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并曾多次获得各类国际艺术大奖。创作于1992年的《有人将至》是他迄今为止最知名的剧作。

约恩·福瑟曾获得“易卜生奖”,该奖给福瑟的颁奖词是:“如同所有重要的剧作家,福瑟迫使剧场和观众以全新的方式思索。他是一名未知的诗人。”“约恩·福瑟是当代戏剧界最顶尖的名字之一。他创造了一个自成一格的戏剧世界。”“约恩·福瑟的剧作常常被评价为缺少戏剧性。那样说的人没能察觉他以不同于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的方式构建了其独特的悬念和焦虑感。他的写作既不同于20世纪兴盛的现实主义戏剧和自然主义戏剧,也有别于近10-15年间在欧洲主流戏剧界的风格。”

在中国,约恩·福瑟也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剧作家,目前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约恩·福瑟戏剧选《有人将至》和《秋之梦》。细看他的作品,人物对白极为简短,而且常常重复,有时甚至每行只有几个字,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对白富有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具有独特的“福瑟式”美学与戏剧风格。除了戏剧作品,约恩·福瑟近些年也创作了多部小说,有些还是鸿篇巨制。据译林出版社的官方消息,译林出版社将与上海戏剧学院合作推出“约恩·福瑟作品”系列,其中包含福瑟自己最偏爱的小说作品《晨与夜》。

约翰·福瑟作品中有着无处不在的诗意,让人觉得他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个剧作家、小说家、翻译家和散文家。约翰·福瑟的作品之所以会被经常反复搬演,是因为他的作品有着普世性,他的作品是非常富有挪威特色的,峡湾、风雨、乡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看上去它就是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的诗与远方……诗与远方,是一种浪漫与美好,这心中的理想,梦里的天堂,是需要用纯洁的心灵去演绎的。瑞典著名戏剧评论家莱弗·策恩曾这样评论:“约恩·福瑟是在为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写作。唯有在演绎者和观众共同的梦境中,这个戏剧的时代才能到来。”

《皮囊》之后的《命运》

□宗禾

2014年,蔡崇达的处女作《皮囊》出版。谁也没想到,这部散文集在日后的8年多,销量超过400万册。在《皮囊》畅销的8年时间里,蔡崇达一直没有新作问世,直到长篇小说《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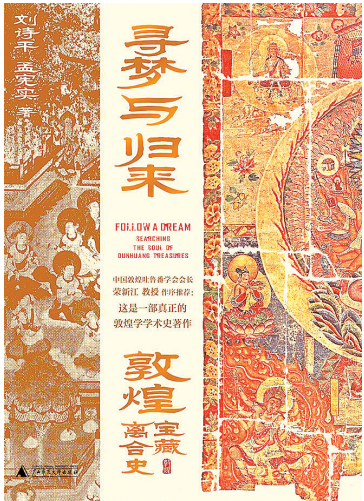
1982年,蔡崇达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东石镇,18岁考入泉州师院,2004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担任过《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GQ》中国版报道总监和《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在媒体工作时,蔡崇达擅写特稿,他形容,写《皮囊》就像是用报道自己内心的方式,面对耿耿于怀、最难以释怀的命题,剖开它、看到它、认识它、拥抱它。蔡崇达说,《皮囊》意外地成为畅销书、长销书,对他而言有了一份底气,“可以不那么快出新书,可以不写不想写的东西。在庆幸和感谢之外,也特别紧张,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能够努力试图逼近写

讲不完的敦煌故事

□李钊

《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



刘诗平 孟宪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这一处令无数人前往寻梦古今的“国家宝藏”,不仅投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的荣辱沧桑,更储存着跨越时代和国界的

历史记忆。《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全书分为《伤心敦煌》《四海寻梦》《魂兮归来》三编,如果说上编《伤心敦煌》回顾百余年来敦煌宝藏颠沛流离的往事,是一部“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中编《四海寻梦》梳理中国学者呕心沥血在世界范围内搜罗资料,加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往事,是一部追寻和研究国宝的寻梦历程,那么,下编《魂兮归来》所聚焦的敦煌学正式延伸为“敦煌吐鲁番学”,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历程,则是一部接力研

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蔡崇达说,《命运》这本书,最早定下的是书名。“先把书名和目标定下来,这本书注定是难写的。我试着承担某种责任,尽我所能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逼近这个目标。”

不管是《皮囊》还是《命运》,蔡崇达的书写离不开家乡与亲人。“很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写自己、写家人、写家乡、写生命历程的。没有能力看到家乡,看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切,就更没有能力看到更多的人性、更大的世界。”在蔡崇达看来,“生下家乡,‘生下’自己和亲友几乎是写作者必经的过程。

《命运》的主人公是《皮囊》里的核心人物阿太。“要描述命运的样子,可能需要这个人活得足够漫长。命运刁难不到她、为难不到她,她与命运漫长的相处,折射出命运的模样。”蔡崇达说,阿太活了99岁,历经人间变迁和种种困难,但她生命的核依然向前,“小说的开头就写死亡,在濒死一刻回望,死亡可能是描绘命运最好的立足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蔡崇达说,为这个开头,他重写了多次,“直到第二七八遍,终于找到了它。我才感到,自己或许有能力‘生出’这部小说了。”他感慨,“新闻的导语如同路线图,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素材,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而写小说没有现成的寻宝路线图。即便找到了开头,还是不知道第二章要写什么,只有不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摸索,找到开头,只是找到了行进的方向。”

在《皮囊》畅销的这些年,很多人问过蔡崇达,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受欢迎?“我回答过很多有历史的原因,但究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很庆幸自己生在闽南,我一直说,不是我的书畅销,而是闽南文化畅销,是传统的中原文化畅销。泉州是宋元时期的第一大港,每当中原发生战乱,就有人不断迁徙过来,带来不同朝代的传统文化。”

究、让宝藏“魂归故里”的奋斗曲。

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偶然与偶然的焦点,并互相交织。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王道士无意间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神秘面纱,发现大量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 etc 等珍贵文物,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这原本是历史的偶然事件。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八国联军的入侵、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经费短缺等问题的存在,让斯坦因、奥勃鲁切夫、伯希和等外籍人士以考古、教育、学术交流等名义劫掠走大量文物,让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令国人扼腕痛心。或许,敦煌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所幸,纷乱的年代里,总还有一些清醒而坚定的人,著名学者罗振玉提请学部将敦煌藏经洞剩余经卷收归国有,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失,王国维、蒋斧等学者出版《鸣沙石室艺术》《敦煌拾零》等著作,有些学者或抄写、或翻拍,将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带回国内加以研究,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拦历史前进的脚步,从动荡到存亡,从寻梦到归来,敦煌宝藏经历过艰难而又辉煌的过往,都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发。敦煌学如今已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门显学,但在很长时间内,因为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曾一度流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隐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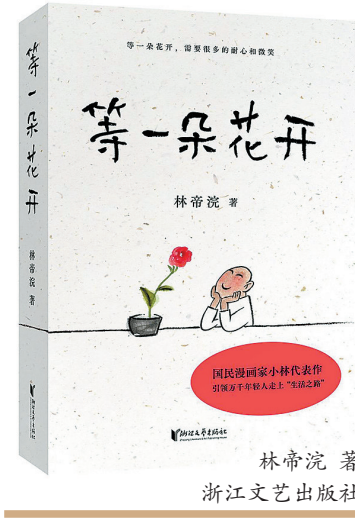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在季羨林、段文杰等学者的带动下,中国学者接力奋斗,战胜文献资料不易获得、研究技术水平落后等困难条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研究成果,先后创办《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学术刊物,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并将敦煌学正式延伸为“敦煌吐鲁番学”,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到来,我国加强与英、法、俄、德、日等十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国际合作,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使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魂归故里”,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全球共享,成为“人类的敦煌,世界的敦煌学”。

一眼千年的敦煌,它的故事不是一部《寻梦与归来:敦煌宝藏离合史》所能讲完的,回望敦煌的曲折发展,所蕴含是中国人敢于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和诉不尽的家国情怀。

温暖生活 关照心灵

□陈裕



林帝浣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